

中外传奇丛书 中外传奇丛书

杨文广招亲



86
I11
41
2

中
外
传
奇
丛
书

杨
文
广
招
亲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外传奇丛书》编委会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 殿 丹 赤

任 顺 陈 杰

张志兴 施元辉

夏晓华

特约编辑 任 顺

封面设计 王恒东

插 图

中 外 传 奇 丛 书

杨 文 广 招 亲

Yang wen guang ZHao qi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 黑龙江省巴彦县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字数97,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10093·731

定价: 0.65元



夕阳疲惫地躺进了云幔，又是黄昏了。邱欣站在T字路口上，呆呆发愣……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这样的T字路口？岔路口上，有的人不会辨认，有的人不能自主。于是，有的踏上歧途，有的撞进死路……能不能在每一个路口上都吊一盏灯、挂一口钟、站一个人呢？

——《这事发生在T字路口》插图



杨文广把宝剑一举，与金平珠动起手来。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如同闪电。打着打着，文广心想：如若不使绝着儿，难以胜她！于是，施展奇能……

——《杨文广招亲》插图



焦龙同金平玉拜了花堂。拜完堂，焦龙的心还一个劲地直蹦跼呢，暗叫：文广哥，小弟冒你的名拜堂了，就这一回，下回说啥也不这么干啦！

——《杨文广招亲》插图



香代溜进美沙绪的卧室。他用手电筒照着熟睡中的美沙绪，但她仍未醒。她那从被窝里伸出来的手上，那颗深红色的宝石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

——《美人计》插图

目 录

这事发生在 T 字路口 ……… 王国臣 (执笔)

郭 晶 (1)

这是一部写“三天破两案”情节曲折的中篇侦破小说。北方某镇 T 字路口树林中发现一具女尸，县公安局刑警队长丁戈赶到现场察看，不由一怔，发现此案与几个月前发生至今尚未破获的马小惠一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迅速破案，他向老师求援。不料，来者却是丝毫没有警察气质的师姐邱欣。经过几番努力，摸到了司机任玉贵这条线索，但四个跟车的作证：发案时间任玉贵正在行车路上。邱欣步步深入，巧妙地捉住了“大鬼”。这部小说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颇值一读。

杨文广招亲 …………… 郝艳霞 王润生 (36)

这部传统中篇评书写北宋时期真假杨文广双招亲的故事。情节曲折，有情有趣。

第一回 海底蛟出营失踪影

杨文广进关下战书 …………… (36)

- 第二回** 杨文广艺惊金达林
穆桂英威震剪子口…………… (43)
- 第三回** 杨排风出马抖神威
焦月娘探关遭暗算…………… (51)
- 第四回** 平秀峰报丧入高关
金达林赠马摆酒宴…………… (59)
- 第五回** 愣英雄上阵讨计策
美姑娘出马许终身…………… (68)
- 第六回** 心无主见遭难逢凶
胸有成竹走马换将…………… (76)
- 第七回** 金平珠劝父降宋将
海底蛟冒名拜花堂…………… (86)

美人计……………〔日本〕黑岩重吾著
施元辉 译 (98)

这篇小说是日本通俗文学著名作家黑岩重吾的短篇杰作之一。写香代产业经理香代怀疑自己的爱妻美沙绪不贞，怀疑公司有出卖他的人，于是在破产时伪装自杀了。他多次潜回家中，亲眼目睹爱妻与公司的总务部长鬼混的情景，亲耳听到他们的私房话，他什么都明白了。它生动地描绘了日本社会企业集团明争暗斗的现实生活。

这事发生在 T 字路口

王国臣（执笔） 郭 晶

早春的风，冷嗖嗖湿漉漉的，一阵紧似一阵。望北镇象一个衣不胜寒的老人蜷缩在小兴安岭脚下，瑟瑟发抖，昏昏欲睡。

这座古老的小镇的南端，有一个僻静的 T 字路口。“T”字的“横”，是小镇环城公路的组成部分，而它的“竖”，则是往北伸向镇中心的通道。横竖相接的地方，有一片茂密的小树林。

这天晚上八点来钟，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急匆匆地来到这 T 字路口。在黑暗中，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轻声叫道：“亚仙——亚仙——”

大概是电影院散场了，一帮骑自行车的人高声议论着、说笑着，由北向南奔路口来了。小伙子似乎不愿被人碰到，便闪身进了旁边的小树林。往里没走多远，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吓了一跳。他打开打火机，仔细一看，禁不住惊叫了一声：“啊？亚仙！”

刑警队长丁戈驱车一百三十里，从县城赶到发案现场的

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死者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身材高大、丰满，面部因惊惧而扭曲，加上血污溅染，使人惨不忍睹。

未及察看现场，丁戈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子：眼前这女尸的惨状，跟前几个月在密林深处发现的那具女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下身被剥得精光，上衣撩起，左太阳穴和后脑骨被钝器打碎……那个被害者马小惠，十九岁。发现尸体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半个多月了。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案子至今还没破……眼前这个姑娘，跟马小惠是不是被同一凶犯所害呢？

丁戈今年刚满三十岁，威武，强悍，性子急。他搞案子出马一条枪，凌厉、果断。这个县地面上流氓、小偷没有不知道他的，没有不怕他的。据说，有一次两伙三十多个小流氓在街头火并，丁戈只身闯进人群对空鸣枪，一声断喝：“我是丁戈！”那帮张牙舞爪的坏小子登时全“瘪茄子”了，扔下凶器，束手就擒，有两个还当场尿了裤子……

不过，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因为马小惠案件迟迟没破，丁戈心里憋着一口闷气。今天一看这个现场，他眼睛立时就红了。要不是他的中学同学——望北镇派出所所长刘祥提醒他，他几乎忘了及时向上级汇报。

翌日凌晨，丁戈接通了打给地区刑警大队队长（他从警的启蒙老师）欧阳秋的长途电话：

“死者叫肖亚仙，女，二十一岁。过去有劣迹，因为她曾经在半年之内被拘留过六次，得了个外号叫‘月月菊（拘）’。

“报案人田磊，男，二十五岁，自称是死者的男朋友，是个刑满释放分子。昨天——三月四日晚八时许，田磊到望北镇南端T字路口赴约，发现肖亚仙在路旁小树林里被害，当时尸体留有余温……从现场情况看，此案与马小惠之死非常相似。欧阳老师，您能不能亲自来一趟啊？”

丁戈汇报完了，屏息聆听，过了好一会儿，听筒里才传来一句低沉而简短的话语：“好吧，我安排一下。”

二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欧阳秋还没到。丁戈坐在派出所所长室里一边翻阅有关案卷，一边焦急地直看表。

“来了，来了！”刘祥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地区的人来了……”

丁戈起身，正欲迎出去，从外面进来了两个穿便服的人。前面是一个三十五、六岁斯文清瘦的女同志；后面的小伙子丁戈认识，是地区刑警大队的司机小宋。

“小宋！”丁戈忙迎上去握手，“辛苦啦……欧阳队长呢？”

“他没来。”那位女同志搭腔了。

“那谁来帮我们破案？”

“我。”那女同志的声音轻柔、温和，语气却很坚定。

丁戈微微一怔，困惑地看着她。这位个头儿不高，身子单薄，风度典雅的女同志，既象个学者，又象个医生，丝毫没有“警察气质”。她能搞刑事案件？

小宋看出了门道，急忙介绍说：“丁队长，这是我们大

队的新任副队长邱欣同志！”

丁戈又是一怔，连忙伸出右手：“对不起，邱队长！我不认识您……”

“没关系。”邱欣很随便地跟丁戈、刘祥握了握手，

“难怪你们不认识我——我跑到劳教队去当了五、六年管教，刚刚归队。对了，丁戈！我也是欧阳老师的学生。”

“哦。”丁戈眼睛一亮，笑着说，“那你是我的师姐呀！师姐快请坐！”

几个人全笑了。

小宋另有任务，开车走了。

邱欣单刀直入，问道：“你们俩谁谈谈情况？”

丁戈看了刘祥一眼。刘祥说：“好，我先汇报一下。基本案情已经用电话传过去了……从发案时间、地点和被害对象看，这个案子不象是偶然发生的拦路强奸杀人案。T字路口的小树林，可以确认为第一现场。本来现场有残存的积雪，可以留下些有价值的痕迹，可等我们闻讯赶到的时候，发现尸体的和围观的人早把那里踩得一塌糊涂了。今天凌晨我们拉了一把大网，把我们所掌握的有劣迹、沾腥味儿的二十几个男青年全部捞了起来……”

“审查结果？”邱欣插嘴问了一句。

刘祥：“肖亚仙晚六点五十离家，步行到T字路口需要将近十分钟时间，晚八点田磊发现她的尸体——这就是说，她被害是在晚间七点至八点这一个小时之内。这段时间里，我们捞起来的二十几个人中有十三个在电影院看新到的香港武打片，两个参加‘双补’学习，四个在一起赌博，三个跟

女友在一块……单独活动没有查证的，只剩下一个……报案人田磊。”

邱欣点了点头。略一沉吟，她又问道：“你们这大网里拉来的全是男人，怎么一个女的也没有？”

“女的？”刘祥一愣，“这是暴力杀人案哪！而且是强……”

丁戈抢上来补充说：“强奸杀人案当然不可能是女人所为。况且死者只有两处伤，全在致命处，可见凶手是一个身强力壮、手狠心毒的男人！”

“不错，”邱欣接口说，“我已经看过尸体了，完全同意你们的推断。不过，直奔目标，往往欲速则不达。我之所以提到女人，一方面被害人是女的，另一方面嘛……最了解男人的，往往还是女人！”

丁戈和刘祥诧异地对视了一眼。

三

“我叫田磊，今年二十五岁，因为伤害罪被判过三年徒刑。去年刑满释放以后，自己买台手推车，以拉脚为业，一直奉公守法。肖亚仙是我的对象，她被害是我报的案，具体情况根据刘所长的要求我已经写过了，没啥要说的了。”

办公室里，坐在丁戈和邱欣对面的田磊说完上面的话，把头一低，不作声了。

“那么……”丁戈燃着一支烟，问田磊，“昨晚七点到你赴约前这段时间里，你在干什么？”

“怎么？”田磊惊讶、反感地反问，“你们怀疑我？”

丁戈：“别误会，这是必要的了解。”

田磊：“昨晚那段时间里我在家呆着，啥也没干……哦，想词儿来的，琢磨见了亚仙说些啥。”

丁戈：“谁能证明你在家呢？”

田磊：“我们全家！”

邱欣一直没吭声，她在默默地端相田磊。这小伙子个头儿不算高，很棒，短而硬的头发铁刷子一般地支棱着。重眉毛，大眼睛，额头上一条六、七公分长的刀疤在灯光下闪亮，厚厚的嘴唇紧抿着，黝黑的脸上，笼罩着哀伤和愤懑。邱欣想了想，换个话题接着问他：“你跟肖亚仙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从小……我们两家原先是邻居。”

“你俩搞对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判刑之前，她十七岁那年。”

“能详细谈谈吗？”

邱欣和悦的商量口气打动了田磊。他抬起头来看看邱欣的眼睛，鼻子一酸，禁不住抽泣起来……

田磊和肖亚仙是同学，又是邻居。小亚仙一挨继父的打就往田磊家跑。吃不上饭，或者在外面挨了欺负，她都要来找田磊。田磊把她当小妹妹，田磊的妈妈也象对亲生儿女一样待她，买啥、做啥都有她一份儿。

风吹雨打的野花最先开放。还不满十七岁，小亚仙就出落成姿容出众的大姑娘了。她那修长的身材、红润的脸色、苗条的身影，穿什么都好看。注视，恭维，挑逗和纠缠，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于是，她给刚刚毕业离校的田磊写了张

纸条儿：“小磊哥，我爱你！”

田磊在维修队第一次领工资的那天晚上，也象别人请女朋友那样请肖亚仙到饭店去吃饭。不料，亚仙的继父找到饭店来，当众打了亚仙一个嘴巴，把她撵回家去……

第二天晚上，鼻青脸肿的亚仙一见到田磊就哭个不停。田磊笨拙地哄她，安抚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小磊哥！我……我不能跟你好了……”

“咋的？你怕你后爸？”田磊抓住她的肩头，给她鼓劲儿，“没事儿，我抓紧挣钱，咱们早点儿结婚……”

“不！我不能跟你结婚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我后爸在我家小棚子里……把我……把我……”

田磊听懂了，田磊惊呆了，田磊心碎了！

田磊气疯了！盛怒之下，他闯进亚仙家，把她那不如禽兽的继父从被窝里拽出来打了个半死，还用菜刀在他脸上划了一个取消他人籍的“×”。

于是，田磊被捕了……

听着田磊那忿忿然的叙述，邱欣走神了。她陷入了沉思——

人生怎么会有那么多偶然？

如果亚仙不是四岁就死了爸爸；如果亚仙的妈妈带着孩子苦熬苦守不再嫁人；如果亚仙的继父是一个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慈父，而不是个见色忘义的畜牲；如果出事之后，田磊帮亚仙去告状，把她的继父送进监狱，而不是自己

贸然行动，身陷囹圄；如果不是亚仙的妈妈为了保全女儿和自己的名声把那件“不可外扬”的“家丑”想压下来，如果不是亚仙第一次探望田磊就被几个到监狱看“铁哥儿们”的坏小子缠住，从而滑下了泥潭……以后的一切，可能不会发生。

……怎么了？他怎么不说了？发现我没有专心听？邱欣慰地对田磊笑笑：“讲，讲下去……”

数星星，盼日影，三年刑满了。一出狱，田磊就去找亚仙，责问她：“为什么三年之内你看我一次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她不敢看他的眼睛，支支吾吾地说：“你进去以后，我……你大概也听说了——当年的亚仙，已经变成‘月月菊（拘）’了……”

是的，田磊听说了。妈妈探监，伤心地哭述过亚仙的变化；新关进去的流氓，也恬不知耻地吹嘘过跟“月月菊”的来往……

刚一听到消息，田磊一连几夜没合眼——他恨，他恨亚仙！

在狱中，他有的是时间思考这件事。这件事在心中翻腾千百遍之后，他慢慢觉得不该怪罪亚仙——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自甘堕落呢？她是被逼迫、被摧残、被诱惑成这样的。她从小就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到了出狱那天，他在阳光下匆匆奔去寻找她的时候，完全原谅了她。他甚至觉得三年前要是自己不那么冲动，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自己有过失，自己对不起那孤立无援的小妹妹……